



祖峰：用慢速度爬更高的山

文◎那 子

这些年，祖峰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和喜爱。从这些奖项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值得肯定和称道的演员。2009年，祖峰凭借电视剧《潜伏》中饰李涯一角荣获华鼎奖最佳男配角奖；2011年以电视剧《旗袍》中饰演富家少爷赵士杰，再次荣获华鼎奖最佳男配角奖；2014年，在电视剧《北平无战事》中饰演崔中石一角获国剧盛典年度最佳男配角。虽然是配角，但让观众真正领略了他非常了得的演技。如今，一部《欢乐颂》让人们有了更想了解他的渴望。生活中的祖峰沉稳内敛，低调温和，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，看淡名利不急不躁，是一个有才气的实力派演员。

精明沉着的李涯，精神分裂的石隐，坚定热血的邓中夏，敦厚悲情的崔中石，深沉深

爱却精于算计的奇点……“我享受着‘成为别人’，希望观众记住的是片中的角色，而忽略演员祖峰。我的梦想其实是爬很高的山，因为节奏太快了就会迷失。更享受路上的过程，反而看到和学会更多。”祖峰如是说。

风骚也不是一个坏词

要说时下最火的电视剧一定非《欢乐颂》莫属，虽然剧已播完，但引发观众讨论的热度持续发酵，话题不减。祖峰扮演的奇点更是大家热议的对象，他跟安迪的情感走向牵动人心。祖峰和刘涛虽然在《芈月传》中出现过，但是因为没有对手戏，所以没见过面，乃至演亲密戏的时候，他们十分尴

尬，不得不喝酒壮胆。

祖峰身上除了有一种理工男的特质，还有一点文人的气息，这是制片人和导演选他演奇点的原因之一。生活中的祖峰说话用词确实不那么完全口语化，而是在此基础上有一些修辞，他喜欢这样。祖峰没有掩饰自己的闷骚，甚至可以明骚，所谓“迁客骚人，多会于此，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……”他理解的“骚人”其实是有品位、有诗情画意的感觉之人，风骚也不是一个坏词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嘛。

记者：制片人侯鸿亮和导演孔笙说，最初看到奇点这个人物时，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，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理工男的特质。你怎么看？

祖峰：在跟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和言谈举止里面，我身上有某种知识分子身上的酸味，但是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，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比较骄傲的，骄傲不是什么坏词。在现代社会里，更多的人缺少了这个骄傲，可能为了现实的利益把自己放太低了，人应该觉得比现在更骄傲才行。

记者：据说演亲密戏的时候，你和刘涛纷纷喝酒壮胆？

祖峰：是的。我刚刚进组的那天晚上住下来之后，统筹拿来通告单说：明天拍奇点和安迪恋爱的最高潮求婚的戏。我傻了，说：对不起导演，因为我还没见过刘涛长什么样，我们彼此都没有做到相对熟悉，我做不到。对于安迪来说，她可能也不太容易做到。而且，里面还有一首英文歌儿要学，我都没听过，给我一点时间吧。而后，他们调

整了计划，大概10天后，我和刘涛比较顺利地拍了那场亲密戏。开拍之前，我和刘涛依然喝了红酒壮胆。

记者：关于奇点追安迪的方式，大家有不同的认知，尤其那句“我现在要拥吻你”，有人说他撩妹的招数有点猥琐。你怎么看？

祖峰：我觉得那句台词写得很好，很注意修辞，有点像诗，为什么诗会让你尴尬？他是一个成年人，他采取了成年人的交流方式，即我现在告诉你我要做什么，而不是上来就抱你或者直接就把你扑倒……

大家都知道安迪跟人相处是有心理问题的，比如，她害怕别人触碰她，哪怕是同性，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交流方式。他要打破



这些年，祖峰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和喜爱



书法篆刻是祖峰最大的爱好

这些，所以才有了地下车库这场戏，他猛地抱住她，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应该能理解奇点在那一刻并不想做什么。他要测试她，假如她真的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的话，安迪被他抱住的那一刹那会歇斯底里的，但是她没有。其实，奇点也是思前想后才做了这样一个测试。

文火慢炖，慢工出细活

“最简单地讲，篆刻其实就是把几个字放在方框里，你觉得它好看就好看。还有，几个字放在一起，像一家人。”

书法篆刻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里，不仅显得神秘小众，而且似乎有些过

时，尤其和光鲜时尚的娱乐圈毫不搭界，然而，祖峰却和这些古老艺术十分契合。他从小就对好看的字相当着迷，经常琢磨着老师的板书而忘了听课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记者：感觉十分夸张，据说文房四宝已经成为你的行李的一部分，连出差都带着？

祖峰：是的，没有通告的时候就在屋里写写画画，它对于我来说就像玩，可能别人用业余时间打游戏，这个对于我来说也像游戏一样。反正我觉得它很好玩，而且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，不用约别人。而且好多时候我也不出门，在屋里就行。

记者：这个“玩”不寂寞不孤独吗？

祖峰：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人。我没有大家那种经常会切磋交流的小圈子，但是，我有时候会偷偷地在网上看一些论坛。我是一个特别不好意思的人，我不好意思把我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，我就偷偷地看人家的。

记者：在舞台上表演是你喜欢干的，在一个人的小空间里，写写字刻刻章，也是你喜欢干的，在你看来，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？

祖峰：可能我有一些相对安静的爱好会好一些，可以不让自己的节奏失控。我不知道什么是节奏失控，但是，可能这些年整个中国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的，节奏越来越快，20年的时间，我们火箭般的速度飞到了现在。而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和行业，跟别的行业比起来可能更极端一些，很显然它就是一个名利场，有的时候节奏太快了就会迷失。

记者：在你看来，篆刻的意义是什么？

祖峰：我的人生轨迹就像篆刻一样，文火慢炖，慢工出细活，蹉跎3年才考上大学，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大红大紫，

我选择留校当助教，这书一教就是6年。而后，我的脸上时常出现标志性的困惑神情，眼神失焦放空，有了自己也说不清的彷徨，我选择走出去。那天，我跟系主任老师说：我想流浪，我想在外面走走。他一愣，说：好啊，支持啊。然后，送了我一个包和一件外套。我也不知道去哪儿，总之先往北走，我一个同学开车把我送到赤峰，我们在那儿喝了一顿酒。第二天他就走了，之后，我背着包走了两个月。

记者：没有目的？没有原因？

祖峰：各种方式，比如，在路边拦车，然后上车；比如，到长途汽车站看路牌，看哪个名字顺眼就去哪儿。没有具体的原因，反正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回来之后就没有在学校教课。

记者：一路上都在想什么，想明白了什么？

祖峰：其实，可能我内心也是想要做一个决定，继续在学校工作还是出来。但是，你期待着用一个人的长途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回来的时候，你发现问题还在那儿。它不可能去直接解决问题，你不可能忽然顿悟了。只是，它可能在我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段经历，仅此而已。

梦想爬很高的山

1993年，在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个车间里，灰头土脸的祖峰突然在机器轰鸣声中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，在同事听来可笑之极。追梦之路也的确艰辛，祖峰连考北京电影学院3年，直到22岁“高龄”。

那年获奖，祖峰的感言就三个字——很意外。之后荣获男配角时，更精简到了两个字——感谢。刚刚走入不惑之年，但是很早就有朋友称他为“老夫子”。的确，锋利的面部棱角，清晰的眼角笑纹，颓废又天真的眼神，加上书法篆刻这些复古爱好，祖峰很像是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走来的人。在开水泡面快节奏的娱乐圈，挣脱着可能带给他的改变，慢腾腾、自顾自地走着。

记者：为什么不在厂里干了？

祖峰：其实，我已经走进社会，自己养活自己了，但是那会儿就觉得生活是一成不变的，每天都过得跟昨天差不多，一直到我60岁退休大概还是这样。但是，我觉得演员是另一种生活，哪怕赔钱，哪怕一直在舞台上演话剧。

记者：考了3年才考上？

祖峰：是，在第三次考试的时候，我已经抱着必死的破釜沉舟的信念，无所谓，开始我选了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。后来，我就换了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一段，更适合那个场合。但是，我觉得《荷塘月色》比较适合我，生活中我是那个调调。

记者：在同班同学都纷纷接戏大红大紫的时候，你没有渴望吗？

祖峰：我似乎是个矛盾体，拥有一个浮华的职业，却又在努力摆脱公众的关注，更愿意一个人“潜伏”在故纸堆里。其实有时候，我会有那么一点点社交恐惧症，跟陌生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些不安，或者我会不那么活跃地跟人交流。

（编辑·麻雯）

e-mail mawen214@163.com